

对得起古人，对得起学生

□ 叶兆言

在电影院看了《掬水月在手》，上座率并不高，看了以后很有感慨。首先要感谢导演、制片人，感谢这个很好的团队，把叶嘉莹先生的事迹记录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一定会意识到，虽然这是一部没有什么票房的小众纪录片，但拍摄这样的片子是很有意义的。

正是这部纪录片，勾起了我儿时学习古典诗词的回忆。我生于1957年，我上小学和中学时的学习环境很不好，那个年代读书不被重视，也没有高考。因此，我最初的学习是无意识的，非常偶然，完全是死记硬背，为什么会这样，现在回忆起来，正合了李商隐的那句“只是当时已惘然”，真说不清楚。可能是因为家里老人的鼓励——有一次，几个孩子在一起玩，我一气背了好几首宋词，我祖父就表扬我，说这孩子不错，竟然知道不少古诗词。当时并不知道这种随口表扬只是为了哄小孩子，从此就有了虚荣心，开始喜欢背诵诗词。小孩子记性好，背得快，很容易有一种数量上的满足。当你突然发现自己能背几十首、上百首古诗词时，你会很得意。就像小孩子玩储钱罐，慢慢地发现里面竟然藏着那么多的零钱，心满意足。

后来我开始背诵长一点的诗歌，譬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。为什么会是长一点的诗歌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背起来更容易打发时间。在飞机上，在火车上，你无事可做，你感到无聊，背背这些长诗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也经常会把诗歌当作睡不着觉时的安眠药。助眠可以有很多方式，比如数羊，一只羊、两只羊……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那日从南京到淮安，两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有午休的习惯，但在车上很难睡着，于是开始背《长恨歌》，背完了又开始背《琵琶行》，差不多背到“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”的

时候，我就睡着了，等醒过来，我们的车已经下了高速，时间就这样打发了，这实在是太美妙了。

人生往往是由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乐趣在支撑着。小时候，总是惦记着储钱罐里的零钱，不时地数一数自己能背多少首唐诗，多少首杜甫，这是很好玩的事。而背诵长一点的诗，既解决了无聊的问题，又可以助眠，何乐不为呢？总之，我学习古典诗词完全是野路子，是标准的“野狐禅”，就是死记硬背。

具体说来，我最初喜欢的是一些豪放派的诗词，都是金戈铁马、掷地有声的句子：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“早岁那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”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“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……无知也就胆大，无知最容易自以为是，不过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，我仍然觉得背些古诗词，肯定不是什么坏事，不管你背的是什么。

我是鼓励孩子们背些诗词的，趁着时间充裕，脑洞年轻，不妨多储存一些古诗词，如果孩子有兴趣，甚至可以背《红楼梦》中的那些诗词小曲都背下来。最初，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那些诗词的含义，诗词放在他们前面，只是觉得词好玩，于是开始背——其实死记硬背没什么不好，这是学习文化最自然最简便的方式。

事实上，直到上了大学，我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认识才有了根本的转变，才开始从豪放转移到婉约。说起这个转变，要感谢大学里的系统教学，要感谢沈祖棻先生的那本《宋词赏析》。我终于有机会从诗词的宏观世界，走进诗词的微观世界。我终于明白，对于古诗词，只会背诵是远远不够的，好的诗词能让我们细细咀嚼，去体会中国古典诗词的博大精深。



看了《掬水月在手》，我想向叶嘉莹先生表示敬意和感谢。我记得叶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，她这一生所做之事，无非是要对得起古人，对得起学生，我觉得叶先生人生无憾，她确实做到了这两点。

首先，她对得起古人。通过一生的努力，她把已经逝去的古人，重新带到了我们面前，她让古人复活了，她让古诗复活了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功德。其次，她对得起学生。她让无数的中学生、大学生、无数的诗词爱好者，重新燃烧起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，这一点看看她讲课的效果就知道了，这同样是了不得的功德。

“文章憎命达”，“国家不幸诗人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”，在介绍叶先生时，我们总是喜欢讲述她的人生不幸，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也有意无意地在强调这一点。似乎是王国维先生说的“人生‘百凶’造就了叶先生，叶先生能有今日，是因为经过了种种磨难。然而以对叶先生的了解，我觉得她是幸运的。有意无意中，她走的每一步，对她做学问都是有利的。比如在国外的教学经历，给了叶先

生更多的研究机会，进一步打开了叶先生的视野。而在最适合讲学的年龄，她又从国外回到国内，来到南开——在国外教中国古代诗歌是难觅知音的，的确应该回到中文环境中来。能出去，又能回来，这正是叶先生的过人之处。

因为叶先生，我想到了两位女性。一位是我的妈妈，她比叶先生大两岁，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，年轻时喜欢文学，喜欢写作，也是个才女。妈妈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，专门负责和外国人通信。我情不自禁地想到，如果我的妈妈一直坚持文学创作，她会写出什么作品呢？还有一位是沈祖棻先生。在我眼中，她是古典诗词方面神一样的人物，被誉为“当代李清照”，如果不是因为车祸，沈先生或许会和程千帆先生在晚年一起重回南京大学教书，那是一件多么令人向往的事。毕竟沈先生离世的时候，还没到七十岁，她还有多少余热可以发挥！

因此，在感谢叶嘉莹先生的功德时，我们也要感谢苍天保佑了叶先生，让她这一生求仁得仁，功德圆满。叶先生是幸运的。

到山西临汾开会，前一站报是洪洞，狂喜，恨不得跳下火车去。会议没有结束，就急忙往回赶，只因为一个女人，名叫苏三，与我像发小，乡邻一样亲近。

孩提时入村剧团，开蒙就是《女起解》，唱了半辈子。高中时唱《玉堂春》，演苏三，也扮过王金凤。同班有个同学，河北曲周县人，说王三公子是本县人，父亲是明朝兵部尚书。对上，苏三有句唱词：“他本是兵部堂前三舍人。”等到暑假，我央求同学带我访查，果然曲周东街出过一个王一鹤，簪缨世家，曾任南京刑部主事，后升兵部尚书。又对上：“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与我的三郎把信传。”王家坟地在城西，南北长300米，碑石林立，牌坊巍峨。神道旁侧，有一个小土堆，传说是苏三坟。每年春节闹社火，外地剧团争相赶来，唱《玉堂春》，王家后人往往会出来反对，手拿蓝皮的《广平府志》《曲周县志》，指点评说，书上说王一鹤仅有一子，何来王三，又何来苏三？

高中毕业，慕名报考当时在天津的河北大学中文系，系里有北方最负盛名的八大教授之一顾颉刚，当代著名词曲大家，中国最后一个元杂剧作家，他写的《垂老禅僧再出家》《祝英台身化蝶》《饕餮才》等，如放在元杂剧也是上品。顾先生冀南清河人，在广平府上过四年中学，都与曲周近邻，本事自然明白，我来求教却笑而不答，让我去图书馆“三言二拍”里找。果然在《警世通言》第24卷，找到了“玉堂春落难逢夫”。何人何时写成剧本，搬上舞台，没有找到。后来在1920年代上海《戏剧丛刊》里发现，最早把它唱红的是荀慧生。他先从王瑶卿学习，后与剧作家陈墨香一起打磨，开始求全，从“游院定情”“金盆被逐”“天王庙会”“梳妆妆卖”“遭陷起解”“三堂会审”“监会装疯”，直到“洞房团圆”，全本四天才能演完。后来求精，以“起解”“会审”为主，再加“游院”，后带“团圆”，一天就能演完。荀慧生前花旦后青衣，唱做俱佳，轰动沪上。麒麟童、马连良、高庆奎、马富禄，都曾为之助演。

答案出来了，苏三是艺术形象，但我还不死心，典型形象背后往往有其其人。曲周没有王三，不代表别处没有王三，没有苏三，所以急切地想赶到洪洞。第一次来洪洞，感觉是旧地重游，我就是苏三。洪洞县有三大名胜：广胜寺、大槐树和苏三监狱。论知名度，一个弱女子苏三起解比起明初百万农民大迁徙毫不逊色。

当地人说苏三真有其人，千真万确。苏三监狱在古槐南大街，是我国仅存的一座完整的明代监狱，始建于洪武二年（公元1369年），距今600多年了。坐东朝西，青砖灰瓦，垂花门楼。因为是专政工具，给人造成心理障碍，便没了古朴的美感，甚至在人们眼里变了形。门前一对汉白玉狮子，没有通常吉祥物的憨态，显得面目狰狞。门楣匾额“苏三监狱”系董寿平题字，这位艺术大师的书法一向挥洒自如，这四个字却写得十分呆板，可能因为是洪洞籍勉强为之。

县级监狱规模不大，普监、死牢共610平方米，也不过容纳二三十人。据说那时犯罪率低，轻罪由父母管教，重罪才押监。进门右手一小胡同过道，两厢12间窑洞式的牢房，窄门小窗，窗棂很粗。房间进深小，呈长条形，便于监视。房檐间有铁丝网和响铃，防止越狱，只有正午才能漏下一点阳光。过道尽头两间小屋，是狱卒住处。再过去是死囚牢院，西墙供奉狱神皋陶。皋陶是尧舜的司法大臣，传说是洪洞县上师村人。神龛下方有一小洞，是为拖出刑毙犯人而设的通道，犯了罪死后也由此从正门通过。

最早没有监狱，“画地为牢”，顶多用两只狗看着，《说文》曰这就是“狱”字的来历。到了明代就不同了，上层建筑越来越牢固。这里的狱墙高一丈八，厚五尺，内灌流沙，难以挖掘脱逃。院中一口水井，青石作盖，中间只留七八寸盘子大小的井口，仅容小小的水桶出入，防止犯人跳下去。井旁有洗衣石槽、



殷燕召绘

搓板石，传说名妓出身的苏三有洁癖，常洗衣服，石井口被勒出来几道沟壕。

对面是虎头牢，专关死囚，所以狱神不分昼夜死死盯着。其实门头青面獠牙的石刻并非老虎，而是一种叫“狸狌”的动物，传说是龙之子，形似虎，有威力，平生好斗，所以看守狱门。牢门很低，仅四五尺高，怪不得舞台上苏三、崇公道出来进去都有一个低头弯腰的动作。猫腰走完三尺宽一丈长的通道，迈过门槛就是死牢。一孔三间枕木窗，一明两暗，当年苏三就禁闭在西边那间，暗无天日，阴森森，湿漉漉，一股霉味让人窒息。土炕窄小，不能躺下，只能“坐牢”。我沉下心来坐了十分钟，体验角色，当年一个弱女子的身心受到何等被害。以后再唱《女起解》我会唱得更好。

据说苏三的全部档案曾一直保存着，解放洪洞时陈赓将军专门向攻城部队下令，不得丝毫丢失。可惜“文革”扫“四旧”，毁于一旦。如今苏三的遗迹只剩下一个药罐，当年皮氏以五十两纹银贿通王婆到“一元堂”买毒药，这就是盛磁窑的药罐。六百年改朝换代，老字号“一元堂”改名“益元堂”，那药罐一直摆在柜台右角，上面还贴了红纸，写上“苏三药罐”。

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。”这个“县”字指的不是县界，而是泛指县衙、监狱，出门就是大街才好哀求，“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与我的三郎把信传。”百感交集，带着沉重的步子，唱完“十可恨”，十几分钟，二百多米，出了县城，过了大槐树，来到石塔口，就是原广胜寺元代石经幢下。现在这里立了一块石碑，上写“苏三卸枷处”。正是在这里，这个压在生活最底层的弱女子，发出了“左也恨来右也恨，洪洞县里无好人”这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。

京剧《玉堂春》与评剧《杨三姐告状》一样，是从真人真事演化而来，是伟大的爱情赞歌。著名戏剧家马少波为苏三监狱题诗一首：“弱女哀哀诉冤情，古槐俯首不忍听。位高敢认缙绅俗，南北至今唱金龙。”

牧羊图

□ 张君燕

午后，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庄似乎仍在午睡中，不温不火的阳光盖在村庄上方，安静又温暖。一串铜铃声打破了宁静，接下来是一声浑厚、粗犷的吆喝声，伴随着鞭子划破空气的“呼呼”声，是爱把头埋在泛黄的野草中寻觅。“它们鬼精着呢，知道茅草的根甜，专寻茅草根嚼。”老汉笑着说。听起来是抱怨，却带着一丝自豪，那种情像是跟人谈及自家的孩子。

老汉停下来，专注地看羊群吃草。他走到一只健壮肥硕的羊跟前，轻轻甩一下鞭子，说：“大牛，别光顾着自己吃，让着点孩子们。”“大牛”身边的几只小羊“咩咩”叫了几声，声援了老汉的抗议。老汉又伸出粗糙的巴掌，抚摸着一只母羊，叮嘱道：“阿花，多吃一点，别挑食，得让肚子里的宝宝吃饱喽。”“阿花”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啃下几片灌木丛里的树叶，嚼个不停。

老汉告诉人们，他给每只羊都取了名字，他了解每只羊的喜好。羊群在吃草的时候，老

汉就开始跟它们聊天，认真吃草的要表扬，故意捣乱甚至欺负同伴的要批评，刚产了崽的母羊要安慰，内向不爱动的要多鼓励。

老汉憨厚地笑：“它们能听懂我说的话。”我想起了《活着》里那个叫福贵的老人和那头叫福贵的老牛，长时间的陪伴与相处，让两个福贵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，心灵是相通的，就像这位老汉与他的羊儿们。

羊群走到一个山坳里，在漫长的时光里，独行时能有一群可以说话的伙伴，是一种幸运。两千多年前，被流放的西汉大臣苏武在冰天雪地里与一群羊为伴。在长达19年的岁月里，他一定与羊群有过无数对话，一定把他的坚贞、顽强以及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，都讲给羊儿们听。如果没有羊群的陪伴，很难想象他如何熬过那些日子。

边写边画



故乡的身影(国画)

□ 冯杰

风的方向，是炊烟的方向/风的方向，是回家的方向/风的方向，是乡愁上升的方向。(作者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、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)

安如磐石古茶场

□ 陆春祥

己亥十月十六，浙江大盘山核心盆地，玉山古茶场，“秋社”立旗，人声鼎沸，数万人在齐声呐喊，一百二十位壮汉，奋力擎旗，上百根旗杆和旗索，密密地紧紧地系着那面大旗，大旗由上好丝绸制作而成，长16.1米，宽17.6米。27米长的旗杆，由壮汉们各自撑着，随着统一的号令，鼓声喧天，大旗缓缓迎风抖动。震天的喊声中，大地之间挺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，大旗上绣满了山川，也绣满了人们的期待。

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浙江，形状如心，而心的中心，是状如弓的大盘山脉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年轻却又古老的县，八十年的置县历史，相较于那些一两千年的县，太年轻了，但它是浙江的群山之祖、诸水之源。天台山、括苍山、仙霞山、四明山，皆发脉于大盘山脉的中心地段。有山就有水，钱塘江、曹娥江、灵江、甌江，皆呈放射状在此发源而出。这个县就是磐安，县名出自《荀子·富国》中的“国安于磐(磐)石”，喻坚不可摧，八十年前，中国人民正需要这样的勇气和力量去抵御外侮。

这是一个真正由山水构成的山区县，山就是磐安的坚强骨骼，九山半水半分田，山孕育了人们的生存所需，1200多种中药材，使磐安成了全国闻名的中药材之乡。

好山水自然会孕出好茶。磐安的八万多亩茶园是茶农们丰殷而长久的钱袋子。

从晋代起，磐安百姓就开始种茶、制茶、饮茶，晋代的许逊，在这里被尊为“茶神”。彼时，许逊还是一位云游的道长，他到了云雾缭绕的玉山，见这里层峦叠嶂，林深竹茂，山涧时有流泉飞溅，满目青翠，非常适宜茶叶生长，于是教百姓种茶制茶，“连蕊”(一芽)、“旗枪”(二芽)、“雀舌”(三芽)，精制细研，茶叶的形状和品质都有了保证，“婺州东白”茶横空出世。

我进茶场庙，膜拜庙里的许逊像。许茶神慈眉善眼，安详端坐，案前供着一杯清茶，茶汤漾着水汽，这是人们对他的最好纪念。

时光飞逝到了唐代，这里的东白茶成了贡品。唐朝笔记大家李肇

在《国史补》中写道：“风俗贵茶——婺州有东白。”当时中国产茶地共十三省四十二州，有十四个品种列入贡茶，婺州东白列第十。

坐落在玉山的磐安茶文化博物馆内，进门处有一副对联，上下联为：“云开一角峰峦叠翠，贾鲁方茗收利市。”宋代实行榷茶制度，专项管理茶叶，玉山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茶叶交易市场。横批“玉岑七碗”，将茶叶产地进一步明确，这是玉山产的好茶，也暗含了唐代卢仝的《七碗茶》，连喝七碗，身通透心爽朗。

现在，我就坐在宋代茶叶交易市场内第二进的客厅品茶。上来一杯茶，热气和清香，不由得让人多看一眼，多闻几下，茶叫云峰茶，就产在窗外的那一片坡地上。这个古交易市场，面积1500多平方米，是一个两进的回字形建筑，上下两层，下层回字形的长走廊，应该是商贩交易用，中间有一个天井，今天天气好，半个天井都有日光照射着，整个市场透空明亮。二楼是一间间客房，供商贩住宿。从窗户望出去，可以看到几座建筑，那是茶叶仓库，仓储南来北往的茶叶。又上来一杯绿，看形状，是龙井。是的，磐安也产龙井，生态龙井，和西湖龙井相比，叶片略显瘦削，看起来制作也很细致。

时光在清汤中往宋朝倒流。寂静的大厅内，似乎响起了嘈杂的声音，那是茶商们互相问候的声音，也是茶农和商贩们讨价还价的声音，众多的人流中，应该还夹杂着看热闹、探行情的闲人。许逊庙边上是巡警局，巡警局连着交易市场，那些吏员们也不时地在市场间来回。这是政府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，必须重视。这里还是朝廷的贡茶基地之一，茶事活动频繁，管理也要加强。

明清两代，海外贸易已经十分繁荣，浙江茶是重要的出口商品，在世界茶市场上地位特殊。玉山古茶场，也进入了最辉煌的玉石时期，除贡茶外，博士茶、文人茶、马路茶，品种繁多，各种档次的茶在交易市场上体量都很大。有繁荣的交易市场，再加上政府设立规模庞大的巡警局进行管理和引导，百

姓乐意参加各种斗茶、分茶等茶事活动，玉山的茶叶生产和制作销售，都朝专业方向发展。

博物馆内，有三块清代晚期立的碑，颇能反映玉山古茶场的兴盛。“奉谕禁茶叶洋价称头碑”，“奉谕禁茶叶洋价称头碑”，“奉谕禁粮食洋价称头碑”，我一细读。所谓“称头碑”，其实是告诫广大的商户，禁止乱涨价，禁止缺斤少两。政府以乱涨价的形式发布公平交易原则，可以读出不少想象。玉山古茶场，到明清时代，交易内容已经大大增加，中药白术和粮食都成了大宗交易的商品，当地有谚：“上半年靠茶叶，下半年靠白术。”

清朝乾隆辛丑年，茶场庙重建开工，后为太平军所毁，晚清和民国期间，两次重修茶场庙。虽然茶场庙毁毁建建，但古茶叶交易市场一直保存完好，2006年，玉山古茶场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，它是对古代茶交易的见证。

各种大型“赶茶场”活动，又给玉山茶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竭的活力。自明代开始的“赶茶场”，每年春秋两次，分别称为“春社”“秋社”：“春社”为正月十四至十六，与元宵结合，茶农着盛装，祭拜“茶神”许逊，祈求茶叶丰收，社戏、挂灯笼、迎龙灯等活动也热闹登场；“秋社”为十月十四至十六（十月十六是许逊生日），茶农们带着秋收后的喜悦，带着茶叶和各种山货，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，“迎大旗”“叠牌坊”“大花鼓”，场面盛大。本文开头描述的正是“迎大旗”的场面。

徜徉在玉山古茶场文化小镇的古街市，徽式建筑檐角相映，茶铺林立，游客三三两两，问茶品茶买茶，闲散安逸，数百名小学生，正叽叽喳喳列队而过，他们是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。仔细听，悠扬而绵长的戏曲声不时从古茶场传来，有人说，那是非遗戏《寿龟奉茶》。在玉山，传奇和茶汤，都让人心生美好的想象，千年古茶场正勃发着无限的生机。

玉山古茶场的对面，是仿佛铺着绿毯的缓坡，成垄的茶树向四周的山顶绵延，叶片在暖阳下有些发亮，映照茶农的欢欣与富足。